



經義述聞

12
962
3

三



門 12
號 962
3



經義述聞第五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上五十一條

維葉莫莫 我馬元黃 薄言有之 翹翹錯薪 伐
其條枚 振振公姓 維鳩方之 被之僮僮 素絲
五緘 三五在東 如有隱憂 曷維其亾 終風且
暴 澣則厲 濟盈不濡軌 伊子來墜 汎汎其景
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 眾穉且狂 士貳其行
能不我知 曠其濕矣 亦莫我聞 咸林 兩服上
襄 邦之司直 遵大路兮 宜言飲酒 知子之來
之 子之還兮 捐我謂我儂兮 其魚魴鰈 抑若

揚兮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行役夙夜無寐 爰得我直 子有廷內 素衣朱襮 子兮子兮 王事靡盬 人之為言 奉時辰牡 有紀有堂 衡門之下 歌以訊止 猗儺其枝 一之日 七月鳴鵙 宵爾索綯 亦孔之將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覃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漢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緣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

維葉萋萋耳。毛傳。萋萋。茂盛貌。

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曰。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箋謂黃為歲晚草黃。元為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元。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元黃。雙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元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病。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推暎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隤。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

之人皆非也。孫炎曰。應積。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病之通名。而說者便更黃色之病。郭璞駁之曰。應積。元黃。皆人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拾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捋。取也。結。執衽也。拔。衽曰襍。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

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為取也。

翹翹鎔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鎔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鎔薪連文。則翹翹為眾多之貌。言於眾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為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眾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肆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榦曰枚。正義曰。以枚

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楨。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文義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邇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第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如云伐木丁丁。伐木掎矣。析薪柶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鎔薪。刈其楚。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墓門有棘。斧

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芄芄椹樸。薪之楨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斲是度。松柏丸丸。是斲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遠云伐其枝榦。則文不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葛與女蘿。施于松上。第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柞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緇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純吉也。犬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

於下

姓謂子也。庶姓別於上。即下文之別子為祖。曰知錄曰。此姓為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土揖庶

姓者不同。喪大記曰。卿大夫。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

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

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

后之姓。於今為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韋注曰。姓同姓。

也。非是。下文曰。比爾兄弟親戚。始言同姓耳。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

姓於王宮。即曲禮所謂備百姓。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

韋注曰。國子姓。年在眾子同姓之列者。亦非是。墨子非儒篇曰。子姓皆從得厭

飲食。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

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

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會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

雖薄衣會無益也

今本治要姓譌作姪姓姪草書相似故譌古無謂兄弟之子為姪者辯見

顏氏家訓

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

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

姓今本譌作姪文選韓子八經思元賦注引此已誤

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

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

侯傳曰跪起如子姓

姓今本亦譌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

生足證史記姪字為傳寫之譌

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

子也是姓為子孫之通稱也公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

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公之子孫二十

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偃注曰桓叔莊伯之子孫成十

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晉

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偃陽

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

子公姓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螽斯之言宥爾子孫也

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

下二章蓋得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爲放分國切天官會醫凡君子之會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竝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圮族今文尙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字或作旁蒲浪切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芣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僮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素絲五緘

羔羊篇素絲五純素絲五緘素絲五總毛傳曰純數也緘縫也總數也引之謹案緘訓爲縫本於爾雅蓋取界

域之義孫炎爾雅注曰。絨縫之界域。今釋三章文義。寔不當如爾雅

所訓。絨總皆數也。五絲為純。四純為絨。四絨為總。五

純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純

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

書曰。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絨。絨今本為作絨。卑雅引此正作絨。

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緇。幽風九罭釋文曰。纓字

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

王莽傳曰。纓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纓布

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

食。說文作稷。云。布之八十縷為稷。正與倍紀為纓之數

相合。純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純。本又作侘。春秋時

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為純。即西京雜記之緇矣。

三五在東

小星篇。譬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噉。正義曰。

知三為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

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

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

論語。比考識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

五老游渚。飛為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為

星。宋書符瑞志。不知長不五星。而以五老為金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為上入昴也。且

堯時亦無五緯聚星之事。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故有降精為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為言猶三也。且昴畢觜觿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囑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囑在面。不得言三五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為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旒四旂以象營室。今本旒誤作蛇。辭見考丁則合東壁二星為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為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為五星。元命包以為六星。

孤九星。而天官書以為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邶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為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即憂。心慙慙之慙。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嵇康養生論注。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慙。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慙慙。彼傳

曰慤慤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悒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

懷大憂以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為大者。楚大記主

之禮鄭注殷猶大也。莊子秋水篇曰精小之微也。埤大

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帶隱虹之透蛇。王注隱大

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

亦以隱憂為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耿耿耳。楚辭遠

耿而不寐兮。耿一作炯。曷維其亾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

忘

綠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亾。箋曰亾之言忘也。小雅沔

水篇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

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

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竝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

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亾猶已也。作忘者假借

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莊子刻意篇無

忘竝與亾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

比于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忘亾也。淮南脩務篇南

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曷維其亾猶言曷維其已也。不

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

音不已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

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賈山傳功

德立於後世而

令聞不亾。其解者皆失之。字正作亾。

終風且暴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暴。毛詩曰。終日風為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積。迴風為飄。以上六句。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而風為暴。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暘。以上三句。專釋此詩之文而亦不燕燕曰。終温且惠。淑慎其及。終風。然則終為語詞明矣。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邯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字皆當訓為既。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言

既遠兄弟也。鄭風揚之水篇。終鮮兄弟。言既鮮兄弟也。鄆風定之方中篇。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越姬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言既而能改也。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為終。猶既盡之既轉為終耳。解者皆失之。

澣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澣涉。澣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絲膝以下為揭。絲膝以上為涉。絲帶以上為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砥履石渡水也。引詩澣則砥。字又作瀦。省用厲。鄆道元水經注。

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仲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澗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身。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擢舟航以橫瀾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瀾。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

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園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間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當度其淺。澗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卽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

涉為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流風冲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為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大人賦：橫厲飛泉是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與師奔近橫厲烏孫是也。因而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遊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浴而上厲是也。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為是。且淡則厲，淺則揭，相對為文。若以厲為橋而曰淡，則橋斯與淡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砥為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砥為石橋也。衛風有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淺可厲之旁。案厲謂水厓也。廣雅曰：廉，厓也。又曰：廉，厓厲方也。又曰：邊厓，旁廉方也。方亦旁也。廉厓厲皆在旁之名。

故皆訓為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為厓。又可訓為方。在水之淡。毛傳：澗水隤也。淡，厓也。即經所云水一方也。故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涯亦方也。二章言淇厲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北頭厓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壘，邊曰厓。蘇林曰：厓，邊側也。案隱曰：厓，劉氏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案厓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厓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為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為淡，則厲之厲非也。毛謂淡可厲之旁則非。戴以厲為梁，厲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谷渾於河

上作橋。謂之河厲。自是橋梁之名。既非溪則厲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宐音犯。案說文云。軌。車徹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軌以上為軌。陸所謂依傳意。宐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為軌是車轍。軌是車軾前。又云。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中庸車

同軌是也。其訓為車轄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

軾。祭軌。軌與軾。於事同。今木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轄頭也。軌與

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軾。是一事。故云。軌與軾於事同。謂轄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頭謂之軾。又謂之軌。轄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轄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

瀾鷺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韉頭之說為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軌以上為軌。軌本作軸。古軌軸同聲。說文。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好為韻。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軸之軸聲如軌。故軸誤為軌。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膝以上為涉。厲謂由帶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淡滅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

由軸以上為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為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者。軌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為上曲而承衡之處。與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為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為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為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為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為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為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之義參。

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為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于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為濡軌，軌為軸之轄頭。故有車轄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謀作軌。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為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為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軸上之物，而疑為軌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為軌，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軸上不得有軌，曾謂由軸以上之上當為下。段氏若膺聞而趨之，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交，則此傳所言亦為水濡之度。

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為軌。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軫下，為軫所蔽，不若轄頭為人所易見，故以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為西曲潢，其澌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轄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轍含冰以滅軌不同。彼謂寒冬水淺之時，乘車濟洛，轍中含冰，其迹漫滅也。若水澌，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澌滅軌，乃狀其潢池之澌，則當謂水過轄頭，乃見其澌。若謂水裁滅轍，則是淺池而非潢池矣。段氏台以為一非也。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軻，但祭其易

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胷也。故毛傳釋淡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間也。輿之下兩輪之間成扁方形。是曰軌。軌之上為軻。軻之上為輿。引之案軻上為輿則由軻以下之度卑於由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軻下為輿下也。由軻而

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軻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軻至

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溪過軸而至軻則必入輿與者人

所居也。故傳以軻為高下之節。引之案軻在前者上曲而承軻在後者下曲而

承軻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為節。曰由軻以下為軌。引之案傳作以上

說軌謂輿之下兩輪之間則傳何不高誘注呂氏春秋

言由輿以下為軌而云由軻以下平。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其廣陋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

案徹謂車迹與輿下毛公曰由軻以下曰軌。自其高下

輪內之空處無涉。言之。引之案徹迹之軌以迹之左右相距言之。轆頭所

謂軻崇三尺有三寸也。謂軻崇三尺有三寸也。引之案軻謂軸之兩

端非謂由軻以下也。輪之間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陋也。引之案輿橫而覆

有備言之。乃見扁方之形。若但云由軌以下。而上軌亦不及輿。苟不及兩輪。則不成方矣。何以知爲扁方。軌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軌以爲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水濡之度。而由軌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軌以上。爲濡軌。今本誤作由軌以上。爲軌。軌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軌以下也。今改上爲下。而創爲輿下輪內爲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言濡矣。

傳曰。濡漬也。謂轄頭入水。爲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輪閒者。指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爲齊策。車不得方軌注。一爲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爲淮南覽。冥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也。鄭注考工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卽結徹也。管子小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彼此不能交錯矣。史記司

馬相如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
 軌車迹也蓋車本面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
 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
 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
 為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謂卻走馬以
 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可邪交
 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隨之
 時而為軌與衡所隔則不相接值兩車
 並列之時而為轍與
 軌所隔亦不相接是高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
 車人職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踞相距之度也故高注
 曰兩輪閒曰軌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

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
 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兩輪閒曰軌乎必徹迹
 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且高意若謂輿
 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輿下輪
 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閒乎輪崇六尺
 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閒為輿下
 至地之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為濡軌
 非謂車由軌以下為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
 輪閒之徹廣非謂兩輪閒之空方則輪閒之訓亦舛至
 徹之為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空方之處言之謂為中

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先學者勿為苟同可也。

伊子來暨

谷風篇不念管者伊子來暨毛傳曰暨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子來三字與暨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暨讀為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澆有潰言之毛傳澆澆武也潰潰怒也言君子不念管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曰愾愾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釋文愾苦愛反很也說文作

鏗火既反云怒戰也火既反正與暨字同音凡字之從

氣從既者往往通用

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饗或作饗既小會也論語曰不使勝會既

今本論語既作氣聘禮記曰如其饗餼之數鄭注古文餼為既中庸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為餼曹風下泉篇愾我寤歎楚詞九歎注引作慨伊子來暨與反子來赫同意赫亦怒也

凡詩中來字如此篇之伊子來暨及四牡之將母來詒采芑之荆蠻來威桑柔之反子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者皆訓為往來之來遂致詰籀為病說見釋詞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

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引之謹案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夷毛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憬是憬景古字通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篇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引之謹案于當讀曰爲謂作爲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是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

爲正義亦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之室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偁兮 如匪行邁

謀 匪伊丞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閔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駟引詩云云杜預注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厥無適從也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一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宇

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為說
 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
 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
 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曰匪彼也
 其訓蓋本於三家小閔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
 相同則匪即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為彼詩中
 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毛傳
 曰匪徒庸君訓匪直為匪徒訓人為庸君皆失之秉心塞淵言彼正直之人秉
 心塞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言彼風之

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
 士篇匪伊丞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言彼帶
 之丞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旗猶上文言彼都人士丞
 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也後曰言士非改丞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
 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旗也失之說者皆訓匪為非而其義遂不
 可通矣

眾穉且狂

載馳篇眾穉且狂毛傳曰是乃眾幼穉且狂引之謹案
 隱四年穀梁傳曰衛人者眾穉也上文許人已是眾穉

不須更言眾矣。眾當讀為終終。猶既也。詳見前終風終

溫且惠。既溫且惠也。終風且暴。既風且暴也。終婁且貧。

既婁且貧也。終和且平。既和且平也。終善且有。既善且

有也。終穉且狂。既穉且狂也。此詩之例也。古字多借眾

為終。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周頌振

鷲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韓策。臣使人刺

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眾。今本眾下有終字。後

皆是也。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尹

知章注曰。穉。驕也。集韻。穉。陳尼切。自驗矜貌。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

乘驕。穉莊子。是其證。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

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既

驕且妄矣。蓋自以為是。驕也。以是為非。妄也。傳不知眾

之為終。又以穉為幼。穉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幼邪。

士貳其行 其儀不忒

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

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

為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已也。引之謹案。貳與二

通。既言士貳其行。又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

非其原本也。貳當為貳之譌。貳音他得切。即貳之借字

也。洪範衍貳。史記朱微子世家。作衍貳。管子爾雅。爽差

也。爽，忒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為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雅說此詩曰：晏晏，且且，悔爽忒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忒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忒明矣。箋解女字為汝，貳字為二，皆失之。其釋不爽曰：無差貳，則無差貳之譌也。差，貳即差忒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無或以差貳之解，解士貳其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鴉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執義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言當為詰。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引之謹案：古無訓忒為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交惟釋詁曰：

貳疑也。蓋毛鄭本忒作貳，故訓以為疑。周語：平民無貳。貳，誤作忒。韋注遂以疑貳釋之。正與此同。貳者，貳之譌，貳即忒之俗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貳。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貳者。貳亦貳之譌也。說文：蹇，前也。貳亦貳之。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富國篇呂氏春秋先己篇引此詩，竝作忒。高誘曰：忒，差也。蓋忒本字也。貳，俗字也。貳，譌字也。其儀不貳，與棘國為韻。貳，棘國古韻皆之部。入聲貳字為脂部，去聲貳之二部，古不相通。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忒，以訂毛鄭本之貳為貳，則古字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為忒，意則是而文則非矣。玉篇曰：忒，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貳為忒，故於忒下

誤收疑也之訓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
貳之古字竝不列作貳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
達正義曰無疑貳之心則所見本尚作貳而貳為貳之
譌貳為貳之俗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貳字多譌作貳
互見禮記宿離不貸周語成事不貳下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芄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
以驕慢人也箋曰此幼穉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實不
如我眾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
見刺二章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

雖佩鞶與其才能實不如我眾臣之所狎習引之謹案
詩凡言甯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
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
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亦
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為而言童子雖則佩觿而實不
與我相知雖則佩鞶而實不與我相狎鄭風狡童篇彼
狡童兮不與我
言兮彼狡童兮不與
我會兮與此同意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
則之文正與而字相應雖則佩觿而不我知雖則佩鞶
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陳風宛丘
篇洵有情
兮而無望兮亦易履六三眇能視跛
於句首用而字古字多俗能為而能履虞翻本能作而

荀子解蔽篇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弁之矣。趙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者以事能重責之。能與而回管子侈靡篇。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嘗之甘。謂甘。多嘗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當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

曠其濕矣

王風中谷有蕓一章。中谷有蕓。曠其乾矣。毛傳曰。蕓也。曠。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曠其脩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曠其濕矣。傳曰。離遇水則濕。箋曰。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案。曠。或作燠。說文曰。曠。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曠乎火。又曰。燠。乾

兒。則曠為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曠其乾。不可云曠其濕也。而云曠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曝字。云曝也。眾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曝。玉篇曝。邱立切。欲乾也。古字假借。但以濕為之耳。草乾謂之脩。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脩。亦謂之臘。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臘。邱及切。胸脯也。二章之脩。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其狀之也。皆曰曠。曠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離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詩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固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為之辭。

說文鷓。水濡而乾也。引詩。段氏說文菸字注。謂曠即莠。日鷓其乾矣。誤與傳同。字之假借莠菸也。益曲徇毛傳之說。徧考書傳。無以曠為莠者。且經云曠其乾。不云曠其菸也。段說非是。

亦莫我聞。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問與問通。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下。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有謂相親有也。此曰。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下文曰。昊天

上帝。則不我虞。虞亦助也。詳見則不我虞下。意皆相近。解者亦失之。

咸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引之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械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械。故械通作或。或與咸字形相倡。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械林。

兩服上襄

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為眾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為眾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子謂上者前也。上襄猶

言前駕謂竝駕於車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爲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衽謂前衽也。問志篇呂氏春秋安成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卽前後也。

邦之司直

羔裘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

邦之人主以爲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年左傳曰：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直己而不直人，謂正己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墨者夷之之過也。趙注云：直言攻之失之。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小雅伐木箋引此而釋之曰：以道德相切正也。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謂正夫差之過也。主正人過，則謂之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曰：直，不曲也。失之。呂氏春秋自知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而官公卿表：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質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黨，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是邦之司直，主人過之，明證正義失之。

遵大路兮 次章

遵大路，次章。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逮好也。家大人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勸好爲韻。道猶路也，變文協韻耳。若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若蒙上章遵大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第二句，第四句變首章

之韻，而第一句不變韻，則第三句亦不變韻。若兔置次章之肅肅免置，仍與赳赳武夫爲韻。小星次章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爲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暴，與來來思爲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爲韻。其變韻皆自第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第一句亦當變韻，否則自亂其例矣。

宜言飲酒

女曰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有別。

也。家大人曰：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為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為肴。則此句宜字亦為肴可知。爾雅：宜，肴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肴。正義引。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為肴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知子之來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引之謹案。來讀為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也。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杖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恩勤為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為往來之來。疏矣。

子之還兮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嬾。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二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箋曰：佼好貌。昌，茂皆好。則嬾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文：旋，好也。義本韓詩。廣雅同。好貌，謂之嬾。猶美玉謂之璿矣。

漢書地理志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氏荅

問曰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營爲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營本作媿媿昌茂皆好也作還作營者借字耳錢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人背人爲公是營卽環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若以子之營爲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通矣錢以茂與昌爲地名又以昌爲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手兮子之昌兮矣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

指我謂我儂兮

指我謂我儂兮毛傳曰儂利也韓詩作媿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臧臧與好同義則媿亦同也廣雅媿好也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媿是其證也作儂者聲近而借耳說文鬢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鬢鬢與媿義亦相近

其魚魴鰈

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傳曰鰈大魚箋曰鰈魚子也魴也鰈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

而詠之乎。鄭說失之。

抑若揚兮

猗嗟篇抑若揚兮。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頽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噫。釋文：抑，徐音噫。大雅瞻卬篇：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曰：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抑即懿也。楚語作懿，以自傲。韋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為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古亂反。中也。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

古詩習也。正義曰：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人曰：毛說是也。史記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是也。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勇進退得齊焉。謂舞者之齊於樂節也。鄉射禮：不貫不釋。鄭彼注曰：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是貫與中同義。即上章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善舞者齊，善射者中。故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若以選為上選，貫為貫習，則舞亦可

稱貫習射亦可稱上選轉覺其泛而不切矣

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寐

寐讀為沫。無沫猶無已也。楚辭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王逸注云沫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爰得我直

碩鼠篇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毛傳曰直得其直道。引之謹案詩言直不言直道。此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民不得其所。非謂不得其直道也。直當

讀為職。職亦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卿。不克則烹

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

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景紀曰令

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

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

所亦謂之得職。管子版法解曰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

民故莫不得其職。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廉明

威制豪彊小民得職。顏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職直

古字通。故脯五職之職又作植。御射禮記薦脯用籩五

羊舌職之職又作殖。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職或作植。赤壇之壇

又作臄禹貢厥土赤埴墳脂膏臄敗之臄又作穢考工

人注。穢。脂膏。臄敗之臄。

子有廷內 洒掃庭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廷內弗洒掃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車馬二章之廷內鍾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為義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掃朝謂路寢廷謂路寢之庭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人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亦有專謂室為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

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外戚世家曰女亾匿內中牀下刻女傳節義傳曰兄子與其已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師古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也鼂鎔傳曰家有一堂三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庭與堂室非

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掃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拊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洒掃之事。尤重堂室。豈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洒掃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掃室庭之內。非也。毛鄭皆未解庭內二字。故具論之。

繫衣朱襮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繫白衣。繫表朱。遊戲皋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繫表朱。即繫衣朱襮。襮之為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為襮。高誘注曰。襮。表也。廣雅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為表。班固幽

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脩襮而內暹。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為表。與毛詩異。始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皋沃。即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馳。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瑁。瑁。樊。炎。本皋。皋。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為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也。

子兮子兮

綢繆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為此。非傳意也。嗟。茲。即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

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弱必矣楊雄
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
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亾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
引尚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慨然若復見文武之身
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
嗟嗞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乎嗟嗞乎也故傳以子兮
為嗟嗞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始失其義其注尚書大
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
子豈得稱之為子哉斯不然矣

王事靡盬

鴉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耘耰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
我心傷悲杜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采薇又曰王
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杜曰王事靡
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北山鴉羽傳曰
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
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固也采薇北山
鄭皆讀盬為良盬之盬故曰不攻致不堅固也良盬之
盬或作楛又作苦荀子議兵篇械用兵革窳楛楊倞注
曰楛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証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
也高誘注曰苦不精致也苦楛盬並同義孔穎達不得
其解乃曰盬與盬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友皿盬
為盬穀之飛亦為盬以證盬為不攻軍不堅固之意失
其指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續嗣其日言

常勞苦無休息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無不堅固，是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菑稷黍云云，始失之迂矣。今案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菑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啟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故我心傷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為盬，謂出鹽直用不凍治典，婦功

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為盬，謂分別其絲帛與布紵之麤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盬，會之盬，不精至也。是盬與苦通。良盬之盬，通作苦，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解經者於詩之靡盬，則訓為不功，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即爾雅苦息也。之苦於爾雅之苦息也，則誤讀為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即詩之靡盬。郭璞注爾雅苦息也，曰苦勞者，定止息，乃不得其解，而為之亂。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盡通其義者矣。

人之為言

采芩篇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箋曰：為言謂為人為善言。

以稱薦之。釋文曰：爲言于偽反。或如字。本或作偽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偽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偽言。白帖詐偽類引此亦作偽言引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爲言。卽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河水正月竝作民之訛言。河水箋曰：訛。偽也。言小人好詐。偽爲交易之言。正月箋曰：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晉語曰：偽言誤衆。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月令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定十二年左傳子僞不知釋文爲作爲。則爲僞譌三字古竝通用。此箋謂爲人爲善言。始失之迂矣。

奉時辰牡

秦風駟騶篇奉時辰牡。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爲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昇也。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一歲爲縱。二歲爲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麋。爾雅曰：麋。牝曰麋。以上周官注案

慎為獸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即此詩辰牡之辰

凡字之從真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為麋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為慎亦其例也五歲為

慎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也豸特肩慎皆

見詩一歲為絜以下蓋三家詩說也

有紀有堂

終南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

如堂也引之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

與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

山有榛山有扶蘇山有樞山有苞櫟山有嘉卉俟栗侯

梅山有蔚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凡云山有某物者皆

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中有麥邱中有

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橋松隰有游龍園有桃園

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棗隰有柎山有漆隰有栗阪

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曰駮

如馬倨牙食虎豹錢氏曉微答問曰詩中山有隰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草木之名非獸名也釋本云駮亦李謂李之子亦山有苞櫟隰有樹檉墓門有棘

者也其即詩之六駮乎

墓門有梅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

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桎南山有栒北山

有楸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四章五章亦皆言草

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則既與

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為杞堂讀

為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案爾雅曰杜赤棠白者棠杜赤棠釋詩有杜之杜白者棠

正釋有杞紀堂假俗字耳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有棠也

會杞侯於郕公羊作紀侯廣韻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勇即昭二十年棠君尚也

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為棠裕氏定四年左傳作堂裕楚辭九歎執棠裕以刺蓬兮王注曰棠裕刊

劔也廣雅作堂裕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至今管子小稱篇作堂巫是杞紀棠堂古字並通也凡毛詩之

字類多假借故韓詩透地透地毛詩透地作委蛇韓詩于嗟復兮毛詩復作洵韓詩綠薄猗猗毛詩薄作竹若

斯之類不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可枚舉

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尚存則所引蓋韓詩也柎宗元終南山祠堂

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素風詠焉宗元以紀堂為終南之物產則是讀

紀為杞讀堂為棠蓋亦本韓詩也且首章言有條有梅二章言有紀有

堂首章言錦衣狐裘二章言黻衣繡裳條梅紀堂之皆

為木亦猶錦衣黻衣之皆為衣也自毛公誤釋紀堂為

山而崔靈恩本紀遂作此此真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

後者矣

衡門之下 墓門有棘

引之謹案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毛傳曰衡門橫木為

門言淺陋也墓門篇墓門有棘傳曰墓門墓道之門此

皆緣詞生訓恐非其本旨也門之為象縱而不橫若謂

橫木而為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前有東門

之枋後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竊疑衡門墓門亦是城
門之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之枋東門之楊
耳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鄭城
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左傳襄二
十三年齊亦
有鹿門昭十
年齊有揚門襄十
八年宋亦有揚門也昭二十
一年楚
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
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
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鴟萃止故曰繁鳥萃棘
也據王注曰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為陳之城門可知猶
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

此說也

歌以訊止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訊止今本止謫作老
戴氏聲韻考曰
廣韻六至諄字下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
句止字相應為語辭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
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息思謫作息與此處止
謫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
覈引之案唐石經止字已謫作之釋文有訊之二字之
字蓋亦後人所改今考續列女傳載此詩之文正作歌
以訊止與廣韻所引訊乃諄字轉寫之謫毛詩云告也
合是古本作止之證訊乃諄字轉寫之謫毛詩云告也
韓詩云諫也皆當為諄諄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
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謫朝諄而夕
贊王逸注引詩諄予不顧又爾雅諄告也釋文云沈音

粹郭音碎則郭本諄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
 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諄。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諄音
 信。徐息粹反。蓋於諄訊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訊
 非譌字也。訊古亦讀若諄。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
 遐遂瘁為韻。張衡思元賦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
 妄訊與內對為韻。左思魏都賦翩翩黃鳥銜書來訊與
 匱粹溢出秩器室莅日位為韻。則訊字古讀若諄。故墓
 門之詩亦以萃訊為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學記多其
 訊或為嘗訊字古讀若
諄聲與嘗相近故通 訊諄同聲故二字互通。雨無正
 箋訊告也。釋文曰訊音信。徐息粹反。與墓門釋文同。犬

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釋文曰字又作諄。王制以訊馘告
 釋文曰本又作諄。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猶問也。釋文
 曰字又作諄。爾雅諄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吳語乃訊
 申胥。韋昭注曰訊告讓也。說文引作諄。申胥又訊讓曰
 至。注曰訊告也。莊子山木篇虞人逐而諄之。郭象注曰
 諄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諄之
 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諄作
 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索隱曰訊劉伯莊音素
 對反。周成解詁音粹。漢書賈誼傳訊作諄。李奇曰告也
 又賈誼傳立而諄語。張晏曰諄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諄

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訊問也一本
 作諄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兮文選諄作訊
 李善注引爾雅曰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古水
 火而妄諄文選諄作訊舊注曰訊告也傳毅傳迪志訊
 曰先人有訓我訊我詰凡此者或義為諄告而通用訊
 或義為訊問而通用諄爾雅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玉
 王篇廣韻作諄則爾雅別本有作諄者諄訊同聲故也
 廣韻諄雖遂反諄也諄也告也問也集韻諄或作訊通
 作諄諄諄訊同聲故同訓為問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
 凶曰訊讀若贄廣韻又雖遂切與諄同音訊之為問猶
 諄之為訊矣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可盡謂之諄字乎考正
 之說始疏矣釋文引韓詩曰訊諫也則韓毛二家均作
 訊爾雅諄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則今本

作訊非轉寫之譌訊諄俱有碎音何以見郭璞音諄之
 必非訊字乎古人引書不皆如其本字苟所引之書作
 彼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寫從所注之書
 離騷云朝諄故王逸引詩亦作諄張衡傳云妄諄故李
 賢引爾雅亦作諄非詩與爾雅之本又作諄不
 作訊也續列女傳載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

猗儺其枝

檜風隰有萋楚篇隰有萋楚猗儺其枝毛傳曰萋楚鈇
 弋也猗儺柔順也箋曰鈇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
 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萋楚之
 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為柔順但下文又云猗
 儺其華猗儺其實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
 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
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會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
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
為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杜
兮苦李旖旎九歎曰結桂樹之旖旎兮王注竝曰旖旎
盛貌。

一之日 二之日

幽風七月篇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
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
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

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

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見

學紀聞引之謹案此襲侯果之謬說也侯果說易七日

來復以為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為呼月為

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

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

省月字耳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蒙上四月秀萋五

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故一二之

下皆加之字以別之明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為日也復

之七日與震既濟之七日皆謂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

七月為七日也

辯見本條下

介甫可謂不善讀易又不善讀

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萋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則十月亦當為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穽何以不稱日而稱月乎蠶月採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經又何以稱月乎反復求之無一可者也蓋介甫臆造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而礙於四月秀萋之文故彌縫其說如此而不知其終不可通也乃惠氏周易述尚取之以解七日來復母乃惑於曲說邪

七月鳴鵙

七月鳴鵙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

寒。鳥物之候從其氣。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引之謹案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萋五月鳴鵙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第三句始得轉韻為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為韻。四月秀萋與五月鳴鵙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穽為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則必轉韻以

別之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賜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為不倫矣肅說非是

宵爾索綯

宵爾索綯毛傳曰綯絞也爾雅釋言文箋曰夜作絞索引之謹案索者糾繩之名綯即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是也廣雅釋詁曰紉紉紉索也此謂糾繩楚辭離騷初秋蘭以為佩王逸注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灑灑淮南汜論篇縱麻索縷高誘注曰索切也切與

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為糾繩之名也廣雅釋詁

曰縞繩索也此謂繩索字或作縞小爾雅曰縞索也方言曰

直紉白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謂之曲縞郭璞

注曰縞亦繩名引詩曰宵爾索綯是縞為繩也爾雅訓

縞為絞者絞亦繩也急就篇曰纍縞繩索絞紡纆哀二

年左傳絞縊以戮杜注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尚賢篇

曰傳說被褐帶索辭過篇曰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

皮帶菱菱與絞同是絞亦繩也方言縞絞也關之東

絞通語也郭注曰謂屐中絞也義與繩謂西或謂之縞或謂之縞

之絞同說文菱竹索也義與絞亦相近箋曰夜作絞索則是以索為繩索之索爾雅訓縞為絞而郭注曰糾

經義述聞第五
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

亦孔之將

破斧篇亦孔之將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經義述聞第五

經義述聞第六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中五十五條

每懷靡及 維其借矣 是以有譽處兮 我心則休
選徒跼蹐 會同有繹 謂我宣驕 夜未央 其
下維禕 君子攸芋 猗維魚矣旒維櫨矣 不敢戲
談 有實其猗 執我仇仇 甯訓爲乃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哿矣富人 率者崔嵬 旣伏其辜
淪胥以鋪 云不可使 人之齊聖 不離于裏 昊
天罔極 有球棘匕 佻佻公子 日旦出 維北有
斗 盡瘁以仕 率土之濱 我從事獨賢 其德不

猶我庾維億 秣給者茅蒐染韋也 彼交匪敖

萬福來求 竝受其福 是謂伐德 至于已斯也

無自暱焉 茗之華其黃矣 何人不矜 宣昭義

問 白土沮漆 率西水滸 曰止日時 子曰有奔

奏 芄芄械樸 作之屏之 其灌其柵 依其在京

臨衝閑閑 適追來孝 以燕翼子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

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

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謀也。曾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為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為周。此二句訪問於善為

咨咨事為誨。此二句用左傳咨事之難易為謀。咨禮義所宜為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誨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為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為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秋外傳曰。懷和為每懷。和當為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誨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為懷私。

損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為忠信。

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為周。

古無謂忠信為中和者。故孫毓曰。忠

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

國語及毛傳皆無此意。且曰。雖得此於

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為周。與每懷靡及合為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為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為私。注咨才為誨。曰。才當為事。引左傳咨事為謀。注咨事為謀。曰。事當為難。引左傳咨難為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誨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為私。而六德遂亡其一。益之以咨。

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為事。改事為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借矣 飲酒孔借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借古字通湯誓子及女皆以孟子梁惠王篇作借秦風無衣篇與子借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借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借借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為借是借與嘉

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姁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

之那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遊也引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豫焉是豫譽古字通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

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鞉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姁燕譽射義引詩

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為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菁菁者莪篇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為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同呂刑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下楚語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竝訓休為美失之。

選徒蹻蹻

車攻篇之子于莒選徒蹻蹻毛傳曰蹻蹻聲也唯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謹謹而云蹻蹻故知唯數者為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假說文云假具也又云與具也與與假古同聲周官內饗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謂具車徒也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襄九年左傳伊華臣具正徒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蹻眾也十月之交篇諛口蹻蹻箋曰蹻蹻眾多貌此言蹻蹻亦是眾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

蹶蹶然眾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蹶蹶然也。

會同有釋

赤芾金曷。會同有釋。毛傳曰。釋陳也。家大人曰。訓釋為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釋蓋盛貌也。此承上赤芾金曷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釋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鞀。毛彼傳曰。鞀鞀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釋釋盛兒。釋鞀驛竝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釋為盛貌。

謂我宜驕

鴻雁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宜驕。毛傳

曰。宜。示也。引之謹案。宜驕與劬勞相對為文。劬亦勞也。

宜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

宜者。多大之意。直而不偏。曲而不屈。通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為不白。顯失之。易林

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

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恒。作方喙宣口。是宣為多大之意。

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眾民。為驕奢。於義為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巨也。箋曰。夜未

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並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為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為夜央者。毛公訓央為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案未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

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廣雅同。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廣雅同。庭燎釋文引說文：央，盡亦已也。久也，已也。今本脫已也二字。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為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為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未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為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臥篇注：屈盡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為夜半，則非。釋文曰：作旦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

且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且甚明。段氏若鷹毛詩傳小箋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艾爲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芟末曰艾。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子謂艾亦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犬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

其前。亦非。錢氏曉徵答問據爾雅訓艾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輝。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云。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尚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歷晉軍而陳。旦而戰。是晨
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
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旌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
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
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
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
光。庭燎晰晰。庭燎有輝。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
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子又改爲兮。敝子又改造兮。
敝子又改作兮。爾雅云。作造爲也。蒹葭云。蒹葭蒼蒼。蒹
葭萋萋。蒹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

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雜釋

傳曰。蕻落也。尚有樹檀而下有蕻。尚與上同箋曰。檀下有蕻
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
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蕻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
也。蕻。疑當讀爲檇。廣雅。檇。棗。檇以整切檇也。士喪禮。決用正
王棘。若檇棘。鄭注曰。王棘與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
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檇。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
洛反之音。與檇相近。故借檇爲檇。蓋檀可以爲輪。爲輻。
檇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見陸機疏皆適於用者。

也。首章曰：其下維樛。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傳以為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斯干篇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幪幪，覆也。其堂堂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為宇。宇，居也。大縣篇，芋來，胥宇。桑柔篇，念我土宇。魯頌閟宮篇，大啟爾宇。傳並曰：宇，居也。承上文言約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燧宮室曰：謂約，挾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

舉詩辭攸宇。即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

眾維魚矣，旒維旗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眾乃蠓字之省。說文蠓與蚤同。蠓，實蝗類。說文，蚤，蝗也。蝗，蚤也。則蝗一名蚤，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為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為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蠓不為蝗而為魚，故以為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為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為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

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蠋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蠋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蠋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燥。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蠋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蠋爲魚子也。其誤不己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旒維旗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旒化爲旗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旒所統不若旗所統之眾。故夢旒乃是旗。則爲人眾。案大司馬郊野載旒百官載旗。郊則四郊去

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一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旒。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旒所統不若旗所統之眾乎。況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旒化爲旗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眾化爲魚之說乎。眾維魚矣。旒維旗矣者。上維字

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旒維旗者旒與旗也。大雅靈臺篇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虞業與樅。毛傳樅崇牙也。賁鼓與鏞也。
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旄惟木。言齒革羽旄與木也。酒
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
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
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
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詞
此皆維訓為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旒與旗也。上句
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矣。下句並舉二
物。故傳曰。旒旗所以聚眾也。後人不知旒維旗矣。之維

與與同義。乃猥以為旒化為旗。因之眾維魚矣。亦欲以
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本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
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嘲調也。眾經音義卷
十二。古文嘲。今作嘲。又作
啁。孟子告子篇。越人鬪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
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
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為樂。禍
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為樂矣。故曰。憂心如惓。不敢

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訓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卽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採其角未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葢楚篇猗難其枝卽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入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闕

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誓誓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誓誓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執執。廣雅曰。執執。緩也。集韻曰。執執。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

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緇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為切。而傲賢之說。為疏矣。

甯訓為乃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說甯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甯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家大人曰。甯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為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與下。一氣相承。

詞意甚為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為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為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甯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為甯。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甯忍子。箋云：甯猶曾也。案甯猶乃也。語之轉。下甯莫我有同。雲漢首章，甯莫我聽。甯亦乃也。篇內甯丁我躬，甯俾我遜。胡甯忍子，胡甯瘖。我以阜。竝同。以上戴先生說謹案：邶風日月篇，甯不我顧。小雅

小弁篇，甯莫之知。四月篇，胡甯忍子。箋竝云：甯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甯莫之懲。四月篇，甯莫我有。大雅雲漢篇，甯莫我聽。甯丁我躬。甯俾我遜。諸甯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是也。又雲漢篇，胡甯忍子。胡甯瘖。我以阜。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子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甯為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為苦毒之行也。鄭箋訓甯為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甯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

正義曰甯可數。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數。休息失之。臣爲君憂無甯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甯與他處言無甯者不同。杜注。無甯甯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甯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甯之證。

終跡絕險

箋曰終用是跡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棄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鼎。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銑。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麋麋絕有力。豨。熊虎醜。絕有力。狼絕有力。迅兔絕有力。豕絕有力。豨。熊虎醜。絕有力。麋牛絕有力。欣犴。郭氏正義曰。欣字衍。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畱輔顧僕之故。終用跡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億通。億。度也。言棄輔則爾載必輸。不棄則絕險可濟。商

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為意。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何注曰。億度是非。漢書貨殖傳億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即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為不任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不知意訓為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訓為度。而云以意度之。亦誤。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

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辯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揚不知意訓為度。而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云。請測其意失之。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苛矣富人 苛矣能言

家人曰。正月篇苛矣富人。哀此惛獨。苛與哀相對為文。哀者憂悲。苛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惛獨也。兩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苛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苛亦相對。為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因瘁。樂矣能言之人。身

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為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為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為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厭愜。哿可也。故箋曰：富人已可。博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板。並作富人。已可。明北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萃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嵬。箋曰：萃者崔嵬。漸漸之石

篇。維其萃矣。箋曰：萃者崔嵬也。字作萃。不作萃。此亦當然。山頂崔嵬者。嵬釋文萃。舊子匝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立依爾雅音徂匝反。本又作萃。正義作萃。曰：釋山云：萃者屢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此經作萃。今本萃誤作萃。辨見校勘記。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萃子恆反。今本萃誤作萃。辨見校勘記。則當訓為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嵬也。故鄭依爾雅為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萃。顏注曰：萃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嵬壞。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引冢萃嵬萃字後人所改。之謹案。萃當讀為猝。倉沒及。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嵬壞也。萃嵬與沸騰相對。若訓萃為崔嵬。而以山冢萃連

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矣。

既伏其辜

兩無正篇。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為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皆四字為句。不應其間又八字為句也。今案伏者藏也。見廣雅。隱也。見晉語韋。注。凡戮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含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為服罪。則與舍字而

相抵牾。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烝。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九經古義曰。薰。罔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為罔。薰與罔通。易艮

之九三日厲薰心苟爽本薰作動虞翻本作闔湖廣漢
官解詁曰光祿動動猶闔也易曰為闔寺是薰與闔通
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
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
秋曰傳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
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
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亾則此
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為病不當訓為徧韓詩作痛本
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王肅訓鋪為病義本韓詩也
南卷耳篇我僕痛矣釋文痛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

夷來鋪毛彼傳曰鋪病也是痛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
相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為率韓詩訓薰為
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
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痛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
也高誘以胥靡為刑名非以胥為刑名應劭以淪胥之
胥為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案謂胥靡為相隨坐之刑義與淪胥之胥相近則可謂淪胥之胥為胥靡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為
闔而以爲刑名則尤為不可周官闔人注曰闔人司昏
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
闔爲刑名也且讀薰為闔而以闔胥爲刑名則漢書薰

晉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墨劓荆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荆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卽淪胥。若以淪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亾。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爲相薰烝。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大人曰。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于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

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爲使。說見爾雅。俾。拚。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敬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敬齊。

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洛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為疾引尚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楊注曰齊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會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為正杜以齊為肅又以為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淑齊聖達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為理謂膝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為文管子內業篇曰理丞而毛泄淮南泰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割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為理是理裏古字通屬著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著也離附也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曰離附也此詩正義訓離為歷失之此承上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為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著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即是以裏為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若訓為表裏之裏則裏即是內不得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

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
是訓裏為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
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
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
為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
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
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
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

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
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
罔極猶言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
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莪即莪之不報痛
昊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責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有捋棘匕

大東篇有饌簋殮有捋棘匕毛傳曰殮熟會謂黍稷也
匕所以載鼎實正義曰鼎實煮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殮言之
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
人概甑廩匕與敦于虞爨鄭注曰匕所以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嬈嬈。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嬈嬈。嬈嬈，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嬈嬈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屨霜之貌，則嬈嬈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嬈，直好兒。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嬈，好也。嬈嬈猶言茗茗。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茗茗。

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茗茗。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窈窕。方言曰：美狀爲窈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嬈嬈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黃雅訓：嬈嬈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且出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且出者，且猶明也。明出

謂嚮晨時也。家大人曰：且當爲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旣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啟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舉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即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箕。

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頽，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悴，聲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悴，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憔悴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

水醮曰厚。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惟聲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顛悴之顛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篇盡瘁以任，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矣。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後率。西水游下。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趙注同。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竝以賢爲賢才，失

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鐘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瘡瘡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庾維億

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億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億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臆臆氣滿也凡怒而氣滿謂之臆

臆漢書陳湯傳策慮臆臆顏師古注曰臆臆憤怒之也是也哀而氣滿亦謂之臆臆史記扁鵲傳嗟唏服億悲不能自止服億即臆臆問密曰悲哀志慙氣盈是也憂而心慙亦謂之臆臆馮衍顯志賦曰心慙臆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慙臆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慙臆氣滿貌慙臆即臆臆之轉故方言曰臆滿也王逸注離騷曰憑滿也漢書賈誼傳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贊曰言眾懷好惡積之心意也皆失之意意臆竝與億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大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盈與逞古字通說見後不可億逞下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維億猶既盈

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韎者茅蒐染韋也

瞻彼洛矣篇韎韜有奭今本韎下毛傳曰韎者韜韜字茅蒐染

韋也今本韋一入曰韎今本脫入字案一入曰韎絕句

韎所以代韠也箋曰韎者今本韎下茅蒐染也茅

蒐韎聲也韜今本韜上行韎字以上諸誤韜見段氏苦齋儀禮漢讀考祭服之韠合

韋為之引之謹案毛傳原文本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

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

以染韋一入之色為韎而不以茅蒐為韎故曰韎染韋

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為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為韎而

不以一入為韎故曰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若毛

以茅蒐為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異且毛既云

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

見已是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韎韋之附注韋

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為韎茅蒐染也

云鄭以為茅蒐染則毛不以為茅蒐染明矣三君皆從

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韎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韎茅蒐染

韋也一入曰韎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

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竝云一染曰韎叔重

之學出於景伯故云韎染韋也。一入曰韎。且賈許皆治
毛詩故以一入爲韎。至康成始以茅蒐爲韎。不得於說
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韎與一入爲韎二者
各爲一義不可強同也。鄭駁五經異義曰韎草名齊魯
之閒言茅蒐聲如韎蓋異義亦
從毛詩以一入爲韎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韎則
義與鄭同不當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
文亦不以茅
蒐爲韎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紆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紆箋曰彼與人交接
自偏東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

也。交亦敖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
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交之言狡也。廣雅曰狡
侮也。字通作佼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
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
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高注訓爲佼健失
辯見讀書雜誌言燕雀輕侮
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
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紆者。匪交匪紆
也。匪交匪紆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
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桑扈云兜觥其觥旨酒思柔匪交匪敖萬福來求猶
絲衣云見觥其觥旨酒思柔不以不敖胡考之休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曰匪
交匪程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作傲成
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彼匪也不也交校也侮也杜注以爲彼之交於事失之
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
詩彼交匪行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
爲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傲匪傲又爲傲誣顏
師古又以爲傲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
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傲訐傲倖之有乎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與述同述聚也言萬福
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道百祿是
總並與此同義說文述斂聚也虞書曰旁述屏功史記
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僝功爾雅曰鳩聚也
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述毛傳曰述合也箋曰
合聚也是述與聚同義爾雅釋訓述速蹙蹙惟述鞫也
釋文述亦作求是述求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
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
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
向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卽是來聚之義而正義
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

鄭異義矣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曰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為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普也徧也謂眾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音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共福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丕丕基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木條下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廣雅同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剪勿伐勿剪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已斯已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音已
此唐石經作已各本皆作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已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已可證坊記引此

詩鄭彼注云以至也。是鄭義自作已也。已誤。毛傳曰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唯唐石經不誤。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也。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于已。不當言至于已。斯也。且至于已。斯也。亦非謂已身。以此而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已。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已。而忘乎已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也。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以上韓詩外傳不能自知。正

所謂至于已。斯也。忘與已。古字通。

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開於周室甚。

惟寐也。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文而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歸也。並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記作已。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韓子十過篇。作已。史記主父傳。天下忘于戈之事。漢書作已。

無自暱焉

苑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家大人曰。廣雅。暱。病也。言幽王暴虐。慎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亦病也。廣雅訓暱為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訓為近非其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茗之萃篇。茗之萃。芸其黃矣。毛傳曰：茗陵茗也。將落則黃。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茗之萃，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茗之萃，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茗陵茗，黃華。葉白華。莢是茗。萃本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秋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隱有萋楚，猗儺其華，何其盛世樂予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茗之萃，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萃，青青然，殆失之矣。

何人不矜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爲瘰。爾雅：瘰，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臧瘰在。又康誥：恫瘝乃身。某氏傳曰：瘝，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引書：恫矜，乃身瘰。鰥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爲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

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

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章

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衛風淇奥篇赫兮咺兮。釋文。咺

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

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為令聞不已之間。正義述

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

義與此同也。周頌離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

烝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為徧雖本爾雅但於詩

義未協

自土沮漆

縣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

水也。胡氏朏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沮。案

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自漆水南

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也。但言漆水而不言漆沮

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音義

曰漆水在杜陽岐山。而不釋沮字。水經漆水注曰。周大

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皆用周本紀之文。而但言

渡漆。不言渡漆沮。則周本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

又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朏明之

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沮。禹貢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

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地理志云。漆

水出扶風漆縣西。沮則不知所出。引之謹案。土當從齊

詩讀為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

縣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案注內兩沮漆今本竝譌作漆沮辨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見下

遊武功二縣地理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

陽縣之中亭川注雒水雒水南流注於渭杜陽故城又東南逕美城在今麟遊縣西北美陽故城今在武功縣西北漆水

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

和郡縣志曰漆水在新平縣西九里東北流注于涇太平寰宇記曰今新平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注于涇水或是漢之漆水也但古今異名耳案漢之漆縣為唐之新平即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州與他書言漆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書匈奴

傳岐梁涇漆曰此漆水在新平沮當為徂徕往也自

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邠適邠自杜水

往至於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人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東

北有故邠城武功縣西南有故邠城徂與沮相似又因公劉自邠遷於邠故曰自土徂漆

漆字而誤作水苟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率西水

許專指漆水而言如以為沮漆水側則不知在何水之

側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

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為涇東之漆沮則與邠地無涉以

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

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

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為櫟陽渠

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入於渭即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

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善傳以漆沮為洛水非也古時未有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詳見禹

頁維是漆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渭漆水在涇西北流入

於涇不得以漆水為漆沮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

書皆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篇猗與漆沮

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者在今麟遊縣西其地亦有漆無沮毛傳以漆沮為岐周之二水亦非又大

王居邠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遷岐則去

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膺膺指岐陽之地非指邠

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尤非蓋於上章云循西

水厓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而

不言沮漆是不從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迫

毛傳也義為長

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為水旁地

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

得徑省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

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

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

漆沮而以沮與父為韻上文賦與生自為一韻今案釋

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

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箋曰公劉失職遷于邠居沮

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

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沮而後漆開有

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

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太平御覽地部三十

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

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禹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醜漆穴室為韻而民之初生與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為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為韻而隔絕上文之醜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為韻。且醜與生非韻而強以為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又案

邠地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渭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辯之詳矣。關駟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為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率西水澣

率西水澣。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澣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澣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澣。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

所取道程泰之雜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
以達岐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
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
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
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北厓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
北水滸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滸矣若謂大王自東
行則又當云西率水
滸不當云率西水滸且詩敘大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
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
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滸正
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滸
則不知爲何水之滸矣故知水滸

是漆水之滸非
渭水之滸也爾雅曰率自也互見前率
上之濱下西邠之西也
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
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
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孟子梁惠
王篇趙注
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白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
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
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
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

爾雅室中謂之跼。跼，止也。廣雅同。玉篇又曰：時，止不前也。今本爾雅時

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為櫟。櫟，垣而棲為時。王風君

子于役，釋文時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

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

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

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粹，離待也。方言粹

作萃。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為待之譌，非也。蹇象傳有

待也。張璠本待作時，歸妹象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子曰有奔奏

子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

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

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

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

非也。傳以奏為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

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芄芄械樸

械樸篇。芄，芄械樸。毛傳曰：械，白椴也。樸，椴木也。箋曰：白

椴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樸亦木名。說文作樸，云棗也。

爾雅：樸，椴者，棗。郭木彙作謂，今從舍人及李孤本。謂樸是棗之一種。其

如竹之苞者，則曰彙也。械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

其其械樸榛桔濟濟皆二木竝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
枹者為句而以樸為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
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蓄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
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為柞周頌載
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
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斲之郭璞注曰謂
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

其灌其樹

脩之平之其灌其樹毛傳曰樹桶也釋文樹音側又音
列引之謹案下文檉椐檉柘方及木名蓄翳灌樹則汎
言木之形狀耳樹讀為烈烈柞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
而復生爾雅烈柞餘也疏引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
方言曰烈柞餘也陳鄭之間曰柞晉衛之間曰烈秦晉
之間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
三斲斲與皇矣曰其灌其樹義竝同也段氏詩經小學
讀樹為爾雅木相磨樹之樹非是段注說文樹字曰釋
木曰木相磨樹樹即
枹也毛云柳桶也桶謂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
也此尤迂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樹桶與椐即來樓落竝
列其為木名明甚豈
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
 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為依居京地。
 非也。依其居京則為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
 容之辭。言文王之眾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馬
 融注豫卦曰。殷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
 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車華篇。依彼平林。毛傳
 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芣
 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
 下文遂言有略其耜。俶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

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士也。

毛傳士子

弟也。蓋據七月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
 子弟為士者。若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子
 子為童。穉未能耕田。故但使之饁饌。士有噴其饁。思媚
 為丁壯。則在耕作矣。不得以士為子也。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為愛。云
 婦子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
 矣。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
 動搖也。言言。高大也。弗弗。疆盛也。仡仡。猶言言也。家大
 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弗弗。亦皆謂車

之彊盛芾芾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其說閑
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適追來孝

文王有聲篇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
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
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
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之
道乃述追先祖之業來居為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
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適辭也毛鄭詩
令者為一書大戴禮朝事篇猶作欲考正曰
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
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為辭助詩中聿曰適三字

互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適七月篇曰為改歲
釋文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曉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
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為遂於聿脩厥德釋之為述箋於
聿來胥字釋之為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適駁有聲
通求厥甯適觀厥成適追來孝並釋之為述今考之皆
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為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為遂為
述為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詮詞也從
欠從口亦聲引詩吹求厥甯然則吹蓋本文省作曰
同聲假借用聿與適詮詞者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
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
非謂孝弟之孝說見未卷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
已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前世之
美德故為往孝猶言追孝于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
而此謂往為來者亦猶亂之為治故之為令擾之為安
臭之為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呂

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
往魯人不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即往
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
之所欲為。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
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
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大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索隱來古即古
來也。此皆古人謂往為來之證。鄭說習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

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即謂之翼子。且此美武
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

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
魯語。鳥翼。殷卵。韋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

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為成也。訓翼為成。
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
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
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
訓燕翼子為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
用韓詩也。正義以為引詩斷章非也。揆之文義。表記注為長。

述六

三

經義述聞第六

[Faded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